

草根演员的央视梦

——央视“群英汇”宁波专场的幕后故事

本报记者 崔小明

5月2日下午3点23分，中央电视台品牌栏目“群英汇”宁波专场在央视三套正式播出。这是宁波群众文化首次在央视全方位、多角度集中展示。精美的舞台、精彩的表演在我市引起强烈反响。但大家或许不知道，这台大戏的主角全部来自你我身边的群众演员，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将一台代表宁波群众文化最高水平的节目呈现给全国观众。

来自央视的邀请

今年2月底，宁波人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宁波市文化馆接到央视编导的电话，称央视要录播一期反映宁波群众文化的专场节目，时间定在3月底。据央视编导介绍，这台节目放在升级改版后的《群英汇》栏目里。这个栏目由央视与文化部合作，专门展演各地的群众文化。央视编导特别强调，这台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他们还将承担40名演员节目录制期间的食宿费用。据了解，央视这次在全国挑选了十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宁波能够入选实属不易。

市文化馆高度重视，觉得这是一次宣传宁波城市良好形象、展示宁波丰厚文化底蕴的好机会。但留下的时间不多，另外央视特别强调所有演员必须是普通群众，不能有来自专业艺术团体的演员。到底选择哪些节目呢？真是颇非思量。好在我市群众文化土壤肥沃、基础扎实，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的节目。经与央视协商，市文化馆最终确定以“展现东方文明之都精神，体现国际港口名城风采”的主题进行节目遴选。来自海曙区文化馆的舞蹈《阿婶合唱团》首先入选，这个节目刚刚荣获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央视编导点名《宁海平调耍牙》上节目。镇海后大街社区的《十里红妆》民俗表演曾经获过山花奖，多次出现在央视舞台，也被选中。经过多方考察并与央视反复协商，最终选择了10个节目进行重新编排。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各节目组编导对节目进行了反复打磨，各节目组的演员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凭着对舞台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反复排练，使节目日臻完美。

连续十二个小时的录制

正式录播在3月27日。这天早上8点，匆匆吃过早饭的演员们顾不上前一天的旅途疲劳，来到中央电视台。大家肩扛手提，拿着各种道具，期待那一刻的早日到来。经过严格安检，浩浩荡荡的队伍鱼贯进入演播厅。上午走台不带妆，由央视编导统筹，各节目组的编导协助。《十里红妆》民俗表演首先出场。这个节目演员有28人，均来自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区。因为要表现婚嫁仪式的宏大场面，因此道具众多，有的还特别沉重。初上央视舞台，大家不免紧张。“舞台比较大，大家不要挤在一起，彼此拉开一点，这样更能体现‘十里红妆’的恢宏场面。”导演不断对节目进行调整。演员们在舞台上跑来跑去，个个大汗淋漓。演员高峰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觉得累，况且能在央视舞台上把宁波文化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全国观众，再苦再累也值得。”一个上午下来，所有的节目过了三遍。中午，大家在演播厅匆匆忙忙吃了一份简单的“央视盒饭”。疲惫不堪的演员们各自找地方休息积蓄能量。

下午1时许，打了个盹的演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录制进入了

倒计时，大家开始化妆。没有专业的化妆师，演员们结对互帮。好在大多数人有丰富的演出经验，化起妆来轻车熟路。下午2时许，央视编导正式进场，演员们早已准备就绪。灯光布景、音响效果再加上演员带妆，舞台整体效果更加直观。但下午的央视编导增加了力量，对节目还在不断调整。好几个节目演员之间的站位、走步的路线都进行了重新设计。下午的彩排每个节目又排了三遍，基本达到晚上录播的水准了。

晚上又是人手一份“央视盒

阿婶们的舞蹈情缘

在“群英汇”宁波专场节目中，就艺术水准而言，舞蹈《阿婶合唱团》堪称代表作。但这个群众文化的巅峰之作背后凝聚着阿婶们的心血和汗水。这个舞蹈团队20多个人，年纪最大的63岁，一半以上演员在50岁以上。这个节目节奏快，体力要求高，年轻人几分钟跳下来个个气喘吁吁，汗水津津。但这些年过半

扣。在老伴和队友的鼓励下，励锡娜又振作起来，出色完成了演出任务。

“青面獠牙”的俊姑娘

宁海平调耍牙表演是央视编导“钦点”的节目。耍牙传承人薛巧萍果然不负众望，出神入化的耍牙表演赢得阵阵喝彩声。在央视录播时，薛巧萍显得有些孤单：其他节目都是三五成群甚至几十个人一起表演，只有薛巧萍单枪匹马，只身前来。在彩排间隙，记者采访了她。与舞台上的“青面獠牙”不同，生活中的薛巧萍端庄俊秀，落落大方。据薛巧萍介绍，她1999年开始学耍牙，当时宁海越剧团改制分流，薛巧萍自认为演戏天赋不是很好，很可能丢了饭碗，便硬着头皮另谋出路，于是跟着师傅学耍牙。第一天，师傅把道具牙摆在她面前，她刚把一颗放到嘴里，一股腥臭味涌来，她顿时吐得翻江倒海。原来，道具牙其实是猪牙齿，还带着血腥味。好不容易度过了适应期，新的麻烦接踵而至。因为技术难以掌握，道具牙齿老是在嘴里“打架”，导致她的口腔伤痕累累，满口都是溃疡。因为要天天练习，溃疡长期好不了，吃饭喝水极其痛苦。随着放入牙齿数量的逐渐增多，她的嘴巴实在放不下，只好把嘴唇巴扒开，一颗一颗地往里放。嘴唇开裂了，牙龈磨破了，牙关节发炎了，嘴巴无法正常张合，一连几天吃不好饭。很多人吃不了苦纷纷放弃，与她同时拜师学艺的8个人，只有她咬着牙关坚持了下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多年的磨炼，薛巧萍现在成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平调耍牙传承人。今天，前去欣赏宁海平调的人，相当一部分是冲着耍牙绝活去的。

戏里戏外的生活

专场节目第一个出场的是《十里红妆》民俗表演。28名演员是来自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区的居民和社区共建单位的职工。他们有的是边防战士，有的是公交公司职工，还有村子和社区的干部，年纪大的60多岁。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不容易。但为了这个节目在央视顺利播出，他们每周要排练一两次，出勤率95%。越剧《十八相送》无论是唱腔还是舞台表现，均让人赏心悦目。扮演梁山伯的张磊，扮演祝英台的张旦恒，她们是普通职员，痴迷越剧表演20年，是超级“票友”，曾在央视“一鸣惊人”栏目中过关斩将。甬剧《宁波小调》特别接地气，还原了几十年前宁波丰富多样的街头生活，“修阳伞”是浙江大理工的老师，“货郎担”是位民警，“黄包车夫”是城管队员，甬剧主唱是市工商局的一名干部。这个节目曾经在央视“一鸣惊人”中闯入年度决赛。

挑战最大的可能要数来自宁波舟山港的小品《在路上》。这个节目由宁波舟山港的职工本色出演，把握难度极大。但这又是宁波港城特色的重要注脚，具有不可替代性。宁波文化馆的编导黄平倾注了很多心血。就在前往央视录播前一周，还在修改剧本，调整演员，节目时间也由10分钟压缩至8分钟。演员均来自生产一线或曾在一线工作过的工会干部，他们熟悉表演内容，但表演技巧比如怎样设置包袱、如何抖包袱，就相对较弱，这些需要不断打磨、推敲。录播前的一个月中，他们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搭进去了。他们一下班，就钻进公司文化馆，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晚上10点才离开，到家已经11点了。第二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去上班。有的小孩生病没时间照顾，有的父亲生病住院也不能伺候在床边。好在家里人都比较支持，帮助他们挺了过来。



宁波专场录播现场



录播前演员们在化妆



《阿婶合唱团》带妆彩排

摄影：崔小明

饭”，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正式录播定在7时20分。晚上6时许，陆续有观众进场。主持人管彤也早早来到现场，与宁波籍青年歌唱家吕薇、宁波电视台主持人阿伟对台词，同时对节目的流程进行把控。管彤凭借丰富的舞台经验，对一些节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让整体舞台效果更有表现力。

晚上7时20分，演播厅灯光璀璨，几百名观众济济一堂。录播正式开始。整个流程非常顺畅，没有一次被要求中断重来。管彤、吕薇、阿伟三个人配合默契，对整合节目进行了有效把控和调节，现场气氛活跃，掌声不断，笑声连连。央视编导对宁波群众演员的敬业精神和艺术素养连连竖起大拇指。录播工作在9时许圆满结束。记者对照后发现，5月2日播出时几乎没有有什么删减。



王静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少潮男以拥有一件“大地”牌风衣为荣，“大地”牌风衣从上海一直流行到宁波。据笔者了解，这一海派时尚并非“舶来品”，而是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品牌，品牌的创始人是宁波慈城人陈汉泉。

说陈汉泉与“大地”牌风衣的故事，还得从他和家人闯荡上海滩说起。清末民初，慈城陈家的陈舒氏因守寡，拖儿带女去了上海。失怙后的陈家儿女们先后在上海先施公司找到缝制衬衫的工作，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服装厂流水线上当操作工。陈家姐弟很聪明，工作之余常常暗暗琢磨、观察衬衫的缝制技术以及工厂的经营方式。

这期间，陈舒氏两个女儿先后出嫁，长女陈芝，小名大梅，嫁给冯树梁。么女小梅嫁的丈夫下班路上不幸中流弹而亡，从此小梅留在娘家不曾改嫁。冯树梁为两兄弟，均在上海谋生。冯哥独自开设一家小型包衣店，冯弟在一家制铁厂做工，全家住在工厂附近的虹口。当时的上海少有汽车，木头包车为上海富裕阶层的交通工具，冯树梁的包衣店生意挺好。

1927年秋天，16岁的陈汉泉结婚。婚礼在老家慈城举行，由陈舒氏和她的哥哥操办。陈的大舅是慈城的建筑包工头，据说当时县城的不少店铺、住房都由他承包盖建，家境比较富裕，他对外甥汉泉的婚礼出了大力。陈舒氏率领一大家子全住在哥哥家。对此，居住在天津的冯树南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回忆过当年随外婆回慈城吃舅舅好日酒的情景：“大舅公的名字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与外婆关系很好，舅舅的婚礼就在大舅公家办的，很热闹，场面大。”

当年，新婚后的陈汉泉回上海与姐妹创办了“永新内衣厂”。说是工厂，其实只是个作坊。制作衬衫，供给先施、永是、新新等较大公司及南京路上的百货商店销售。不知是销售商的需求，还是陈汉泉具有超前意识，他们生产的衬衫专门注册了“555”牌商标。“555”牌衬衫颇受消费者青睐，陈汉泉在上海挖到了第一桶金。

而此时的冯树梁，则运气不佳，包衣店两次着火，把多年的积累烧得精光。大梅便劝丈夫，不如与弟弟一起搞服装业。冯树梁听从大梅的建议，加盟妻弟汉泉的工厂，时为1930年。

当时的永新内衣厂设在马霍路（现黄陂路）跑马场对面，租了两大间较宽敞的住房，有熟练缝纫工近三十名。陈汉泉和他的亲属既是经营管理人员，也是辛苦的操作工。“555”衬衣产品质量好，品种齐全，有连领、平领、翻领，于是销路日俱增，除上海市场外，还通过湖南、福建、四川一些省设在上海商栈销往长沙、福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同时，陈汉泉与人合资在四马路新开新丰门市部，专卖衬衣。

随着产品销路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永新内衣厂经常搬家，有几年是在白尔部路（现重庆中路）的泰和里租了32、33号两幢房子，是一至三层的石库门那种。住在同一里弄的邻居中，有上海唱滑稽戏的张笑笑、鲍乐乐、丁怪怪等。这期间，陈汉泉从杭州买来一种特殊布料，请来宁波师傅涂上桐油，试做中式雨衣。雨衣，时为中产阶级的时尚品，国人没有生产，上海市场上只有日本人生产的橡胶雨衣，由于掺入七八成的再生胶，这种产品价格物美价廉，掉皮不耐穿。陈汉泉涂桐油制雨衣的创意来自当时的油布伞，桐油雨衣是永新内衣厂附属产品。从放弃打工到自制衬衫，自“555”牌衬衫到研发桐油雨衣，陈汉泉的创业史一步步向“大地”牌风衣迈进。

据冯树南回忆，舅舅陈汉泉的工厂之所以能持续平稳发展，离不开金融界同乡的帮助，其中有秦润卿、王福源等人经营的福源钱庄。钱庄和银行永远是工厂经营的后台老板。

1932年，陈汉泉喜得贵子，此是他结婚六年才生的男孩，陈家的血脉总算有了延续，陈家人

宁波人与大地牌风衣

别提有多高兴。然而，福兮祸所伏，也正是这年，先是工厂发生火灾，尔后新丰门市部合伙人席卷营业巨款逃走，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火灾、被骗，加上试制风雨衣的操劳，陈汉泉病倒了，他得了肺结核咯血。陈汉泉是永新内衣厂的顶梁柱，他一病还真乱了工厂的经营生产。还是陈舒氏清醒，当年她率陈氏三姐妹来上海，如今工厂碰到困难，她提出了紧缩开支，共渡难关的策略，工厂由大梅夫妇和小梅照常打理运转。陈汉泉离开工厂，以治病、疗养为主。

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是陈汉泉经常吃早餐、喝上午茶的场所。渐渐地，这一西餐馆也成了陈汉泉与服装界同行交流行业信息、切磋管理经验的“会所”。就在这一“会所”里，陈汉泉得到维罗公司专卖英国雨衣的信息。闻知此讯，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叫上姐姐大梅一起去看英国的雨衣。

维罗公司位于南京路、四川路口，姐弟俩看到了款式漂亮的雨衣，是一种两层开丝米中间衬一层白布涂层橡胶的雨衣，售价20—30元大洋。陈汉泉问大梅，买一件做样衣如何？而大梅只是让陈汉泉试穿了一下，前后左右看了一会儿，说了句“不用”。回到厂里，大梅用60支纱双股全棉做出了第一件风雨衣。后来改用腊丝卡其做面料，推出产品……随着风雨衣的试制成功，陈汉泉经过两年多的调养身体也康复了。工厂改名为永新雨衣染织厂，搬到了南市中华路1244号。永新雨衣厂生产的风雨衣刚面市时仍沿用了“555”牌，后改为“ADK”（中文名称爱地凯），此为亚洲服装大王（Asia Dress King）的英文缩写。《上海通志》对“中国首创棉质风雨衣—ADK（大地）雨衣”，有如下记载：“由民族资本家陈汉泉先生创建于1927年；1934年永新雨衣厂试用腊丝卡其面料制作风雨衣一举成功，即消除了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和不透气的特点，又具备了‘晴天挡风，雨天挡雨’的双重功效。”

“ADK”风雨衣颇受上海中产阶级的青睐，工厂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打那时起，上海的民族工业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陈汉泉和他的家人们在灾难中守业，在夹缝中求发展，至1949年解放时，永新雨衣厂已发展到两家布厂、一家染厂、一家雨衣制造厂、三家发行所。1954年公私合营时，为使“ADK”这一民族自主品牌走向世界，经广泛征集意见，更名为“大地”，沿用至今。据报道，改名后的“大地”牌风雨衣远销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十多个国家；除在全国各地设立直营店外，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立了指定供应点，“大地”风雨衣的辉煌鼎盛可见一斑。

陈汉泉是成功创业于上海的宁波帮人士之一，也是家乡的骄傲。